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dynamic sword figh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robe with yellow trim is captured mid-air, her body arched as if performing a high jump or a specific martial arts maneuver. She holds a sword. To her left, a man in a dark brown robe is crouching, also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upper left, another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dark pants is shown in a leaping pose, brandishing a sword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, layered mountains in shades of brown and grey, with some green foliage and blue-tinted clouds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dark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geometric pattern.

# 三俠劍

4

张杰鑫 著



# 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4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---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---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 元(全套 12 册)  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---

一抖藤子竿儿，只见有一物，冒出一股青烟。罗文闻着一股清香之味，就觉眼睛发花，身不由主，脚根无力。手中的十三节鞭，拿不住了，身躯一晃两晃，站立不稳，惊天动地的大英雄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韩秀吩咐喽卒把罗文身上的兵刃搜清，搭往逍遥池。

罗文被风一吹，缓醒边来，睁眼一看，身躯落在两丈宽，四五丈长，一个池子内，四周池帮三尺余高，二尺宽，上面满布铁柱子，罩以铜铁网，铜铁条都五六分粗细，里面有石桌石板床座位。抬头一看，正北有块匾，黑地金字“逍遥池”，池外绿水长流。再一摸自己身上寸铁皆无。站起身躯，将铁柱子双手捋住，用力摇之，纹丝不动，把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困在逍遥池内，干着急。四外有藤子皮的凉席，一拉锁练，能起能落，不受日光晒照，网外有铁梯子。罗文困了半天，由铁梯子上来两个人，来到铁丝网顶上，一拉锁练，露出天窗，由上面系下小篮，小篮之内有食盒暖壶。上面的人说道：“隐士罗爷，我家总辖寨主，拜求您屈尊几日。我们莲花湖与十三省总镖头誓不两立。食物齐全，请自检用吧。我们不能下去伺候您。”罗文气愤愤把食盒提在石桌之上，斟了一碗茶喝下去之后，自己把酒菜摆好，自斟自饮。到了晚间，铜铁网外有灯笼，网顶上有人叫道：“罗爷，石床底下有箱子。夜晚天气要凉，箱子里有棉被夹被绒毯。”罗文答应一声知道了。到了第二日吃早饭之时，铜铁网外上来一人，拉开天窗，又系下一个软皮兜子。罗文一看，皮兜子之内，正是大少爷白义。罗文过去伸手搀扶。此时白义昏迷不醒。稍沉片刻，白义打了一个嚏喷，缓醒过来。

你道白义因何至此呢？皆因为韩秀迎进罗文，一书夜不见罗文回归。白义放心不下，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与白俊说道：“天气这样炎热。咱天伦那大年纪，不知怎样？为人子者焉能放心。”白俊说道：“兄长自管望安。天伦与韩秀师生之情，他由七岁在九龙山学艺，咱天伦待他甚厚，韩秀焉有别意。莲花湖能人甚多。将

天伦伴住，必与镖行开仗。”白义说道：“我见天伦一面，死而无怨。”因此自撑小船而来。把寨的问明来历，回禀韩秀。韩秀迎你道白义因何至此呢？皆因为韩秀迎进罗文，一昼夜不见罗文回归。白义放心不下，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与白俊说道：“天气这样炎热。咱天伦那大年纪，不知怎样？为人子者焉能放心。”白俊说道：“兄长自管望安。天伦与韩秀师生之情，他由七岁在九龙山学艺，咱天伦待他甚厚，韩秀焉有别意。莲花湖能人甚多，将天伦伴住，必与镖行开仗。”白义说道：“我见天伦一面，死而无怨。”因此自撑小船而来。把寨的问明来历，回禀韩秀。韩秀迎接进去，恭而敬之。白义说道：“我天伦在何处？”韩秀说道：“兄长不要惦念。莲花湖众寨主与老爷子盘桓几日，罗大哥来到，众人也甚欢迎。老爷子决无差错。”说着话来来到聚义厅上，韩秀加以款待。白义问道：“师弟，我父兄现在何处？”韩秀说道：“现在后寨呢。”语至此由屏风后转过一个童子，只见此童子抖了抖蓝绸子小旗，白义头昏身体站立不稳。韩秀叫喽卒用软皮兜子，把白义送进了逍遥池。养性轩羁留白玉祥；逍遥池困住了罗文与白义；螺丝岛冲天池内幽囚大汉孟金龙。韩秀亲修战书，开后闸派老喽卒将战书递到大官船上。胜三爷拆书观看，上书：字奉十三省总镖头胜老明公台览，有吾之恩师在场，不能锱铢较量，我老师在莲花湖屈尊几日，请于明天午刻，你我决战疆场之上，一见胜负，单打独斗，决不失言。韩秀顿首拜。胜三爷吩咐送书人：“当时休书不及。你替我胜英转达韩寨主，明天午前在此恭候。”喽卒回了莲花湖。胜三爷大众商议，明天迎战之策，聋哑仙师众老者与胜三爷共议。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众位莫要着急。贫道断言，金龙该有灾难，决无妨害。白老员外与罗施主命中造就该受几天苦难，决无差错。人有旦夕祸福。”大众谈了会儿话，当日无书。

第二日大众早吃饭。年青的英雄，俱都擦拳摩掌。三号官船，四五只小船，扎住队伍。一听呼啸响亮，三道闸大开，头一只船

顺流而下，韩秀在船头上，独坐金交椅。前边站着，韩忠、韩孝、韩勇、韩猛，各人怀中抱着双锤；后面宝刀将韩殿奎；再往后金银铜铁四条棍，水八寨，旱八寨，众寨主各抱着兵刃。后面大小战船，俱是喽卒寨主，弓上弦，刀出鞘。又由闸口里撞出一只大船，上挂青龙旗，乃是黑水湖曹。曹荣独坐金交椅，前面曹宝江、曹宝河、曹宝海，各抱三尖两刃大砍刀，右有祝茂，左有祝盛，背后有黑水湖的三十余位寨主，俱都抱着明煌煌趁手的兵刃。战船后三十余只小船，寨主喽卒俱都擎着利刃。黑水湖与莲花湖，两湖的寨主喽卒不下二千余名。韩秀抱着令字旗，向胜三爷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今天战场，无名的英雄不要临敌。我们胜则莲花湖在，我们败则莲花湖亡。”语毕一展令字旗，打韩秀的船后边撞出四只船来，都在四五丈宽，二十来丈长，横在韩秀的船前。四只船对在一处，每船上八个水手，锁练弹绳一揽，四只船并在一处。众喽卒下铁锚，由舱里拿出钩杆子，取出栏杆，四只船并在一处，见楞见角，把栏杆都插在船上，齐整异常。韩秀问道：“哪位寨主临敌？”背后有答话说道：“水八寨的大寨主‘铁棍无敌将’朱甘棠，二寨主‘神抓将’张林愿往。”莲花湖的小船送战。镖行大众观看，送战的小船，四个水手，船头站立黑白二寨主。朱甘棠一身青，黑脸面，身高七尺，掌中虎尾三节镔铁棍；张林一身白短靠，面似银盆。小船到战船东面，韩秀吩咐二位寨主：“今天是君子战，单打独斗。”二人答应：“晓得了。”朱甘棠跃过栏杆，纵上大战船。胜爷看的真而切真，镖行的船在东，韩曹的船在西。胜英低声问道：“道兄何人去战？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派年轻的先战两阵。”胜爷遂回头问道：“年青的谁去临敌？”话言未了有人答应：“弟子三太愿往，愚门人香五愿往。”官船的后面，早预备一只小船。二人上了小船，来到大战船，三太叫道：“五弟你观敌，劣兄去战第一阵。”杨香五答道：“三哥留神小心，此人力气过大。”三太一飘身纵到船边之上，再飘身跃过栏杆，由西向东而来。朱甘棠由东向

西而来，朱甘棠问道：“汝是何人？通报姓名。”三太答道：“浙江绍兴结义村黄三太是也。”朱甘棠一看三太，头戴古铜色四楞抽口壮帽，正当顶一朵黄菊花，黄中透亮，亮中透黄的脸面，黑真真两道宝剑眉，一双阔目，鼻直口阔，大耳垂轮，五官清奇，狮子绲英雄带，肋下衬镖囊。朱甘棠看罢，叫道：“三太，你为何不叫明清八义胜英前来临敌，你不怕死吗？”三太一阵冷笑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”三太亮出大朴刀，耀眼锃光。朱甘棠虎尾三节棍一晃，二人交手。三太刀扎朱甘棠软肋稍。朱甘棠用后把三节棍，一压三太的刀。三太急忙撒刀。您道使刀的与使棍的一样本事，使棍的就占着便宜呢，刀要剁在棍上，棍是犹如无事一般，棍是碰在刀上，刀就得出手。黄三太近二年刀法精妙，胜于昔日，不然三太的刀，早就被棍碰飞啦。二十余个回合，三太性烈，跃起来一刀。朱甘棠一横棍，朴刀出手了，落于船板之上，回头纵出圈子外面向西。朱甘棠刚要追赶，三太说一声“打”，抖手一镖。列位，三太为人不毒不狠，打的是朱甘棠左腿。朱甘棠一闪身，用棍一崩，镖落于船板。杨香五喊道：“三哥，兵家胜负常事，您退下来吧。”黄三太羞羞惭惭，败下战船。杨香五跃上战船，杨香五身体灵便，犹如一个团儿一般，叫道：“朱甘棠休要逞强，我黄三哥一时大意。”朱甘棠一看，杨香五身不满四尺，瘦小枯干，掌中匕首刀尺余长，明煌煌锐利无比。朱甘棠身高七尺，相形之下差着一半，虎尾三节棍笨重。杨香五施展身法上躅高纵矮，高起时有丈余，矮下来亚似棉花团儿。二人战有二十余个回合，杨香五刀扎朱甘棠肚脐下，棍稍子向外一推，“当唧唧”一声响，杨香五匕首刀撒手，抹头向西，燕子三抄水，败下了战船，纵在小船之上，回了头号官船。胜三爷一飘银髯问道：“哪位临敌？”大官船后有人答话：“胜三哥，小弟临敌。”只见闪出父子三人，正是闭眼神佛刘士英，大少爷金祥，二少爷银祥。爷儿三位乘小船来到大战船西面，叫二子观敌略阵。刘士英飘身纵上战船，不与朱甘棠答话，



刘士英面向韩秀一抱拳，口称：“韩寨主，一向可好？你乃知顺逆之士，莫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倘若山破家亡，悔之晚矣！我就是前车之鉴。我占据杭州碧霞山二十余年，开垦种水旱田为业，并不扰害黎民百姓一文钱，因被奸人所累，山败人亡，亲丁骨肉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多亏胜老明公，不念旧恶，恩放我合家。足下是明理之人，羁留恩师，众良朋耻尔作此等暧昧之事。按你资格，决不能加害恩师，虽然暗中羁留，也不算光明正大。在下刘士英因不忍两造动手，刀枪无眼。曹子山也是出乎其类的人物。我调停此事，本不称其职。你把白老员外请出来，献出金龙；两万四千鏢银，白老员外垫出。你与胜三爷和好，胜老义士大仁大义，在院衙门立状保韩寨主你无事。你纵不占莲花湖，亦安享富贵，逍遥自在，如不舍莲花湖，大家再议，何必拗天而行呢？”韩秀低头思忖，未及答言，战船上铁棍无敌将朱甘棠一声呐喊说道：“刘士英你恬不知耻，你也是占山为王出身，二十余年。到如今吃里扒外，反为胜英所利用。你的姐姐自缢在肖金台，你大外甥闵德润，被胜英羽党所获，解往北京，出了红差，杀在云阳市口。你不念姐弟之情，无甥舅之义，还敢在英雄面前揭眉立目？再要多言，拿棍砸你骨断筋折。”说话抡棍就砸。刘士英一闪身，虎尾三节棍裹手拦腰打来，刘士英又一闪身，朱甘棠用扫蹠棍打来。刘士英纵身躲过三棍，叫道：“小儿朱甘棠不要无礼，我让你三棍。”语毕，撒出十三节点穴双枪。虎尾三节棍泼风八打；十三节点穴枪，专走七十二穴道、三百六十骨节。十几个照面，刘士英左手的十三节点穴枪，缠住三节棍。姜是老的辣，刘士英是以巧破千斤，左手绕着棍，右手的十三节点穴枪拦腰就打。朱甘棠掷棍向前一栽，手扶着船板。刘士英一提枪说道：“点你穴道，破了你的金钟罩。要打了你的骨节，必骨断筋折。我不伤你，不要惊恐。拾起虎尾三节棍逃命去吧。”刘士英把双鞭的皮套子向下一捋，伸手哈腰，拾黄三太杨香五的刀鏢。西边送战的小船上金祥遂纵上战船，由



刘士英手中把刀镖俱都接将过去。朱甘棠败回莲花湖的小船上。神抓将张林，叫道：“朱大哥，我战刘家父子。”语毕纵上战船，一抖五钩如意神抓。这宗兵刃虽然是暗器，可在十八般兵刃之数，十八般兵刃最末就是抓。刘士英一看张林，身穿白素的短靠，右胳膊腕上套着皮套，六尺六寸亮银的练子。一声呐喊：“刘士英不要逞能。你明着了事，暗着帮打。莲花湖众寨主，与你何仇之有？”上了部位，一抖五钩如意抓，奔刘士英面门就抓。这一抓若抓上，重则死于非命，轻则抓损五官。刘士英急忙躲闪。神抓将张林抓法精奇，刘士英点穴双枪，神出鬼没，抓奔刘士英胸前而来。刘士英用左手的十三节点穴枪一缠，飞抓练子绕于点穴枪上。老英雄向前冷不防一带，张林闹了一个坐蹲，掷了飞抓，败下了战船。

莲花湖连败二阵，韩秀问道：“哪位前去临敌？”话言未了，只见由北面来了一只小船，船头上站着一个小童，叫道：“韩叔父，多预备绳索，老少保镖的我一并拿获。”大众一看俱都一怔，船上一个小道童，年在十三四岁，说话口气太大啦。说话之间，小船来到大战船东。刘士英一看，黑真真发髻，挽着个髻，白袜云鞋，一身青布衣服，娃娃脸。刘士英捻髯而笑，暗想：小娃娃，莲花湖英雄好汉如云，还显的了你吗？想想至此，道童已上战船。刘士英说道：“娃娃报你的姓名。”道童说道：“我乃梅花仙子曹贞。”够上部位，小道童亮剑一晃，奔刘士英就劈。刘士英闪躲。小道童虽然剑法精奇，要跟刘士英一比，焉能是敌手。刘士英并不亮兵刃，拿他耍笑。道童一个败式，向东一纵。刘士英说道：“小娃娃不要惊恐，我不追赶于你。”道童见刘士英不追，他也不跑啦，向背后一伸手，由竹筒中撒出藤子杆。刘士英一看，是二尺来长的藤子杆，不蓝不绿的一个旗子。刘士英是正大光明，心想：那是什么玩艺儿。只见道童向刘士英一抖藤子杆上的小旗儿，一股黄烟奔刘士英而来。刘士英只觉头晕眼花，心中发迷，身不由己，脚跟无力，身躯一晃之际，莲花湖的水手，把刘士英擒下船去。您

道真是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金祥见他天伦被擒，立时大怒，遂纵上战船，亮出鸡爪双镰，眼睛也红啦，脑筋也崩起来啦。道童此时将藤子杆上小旗一卷，插于背后竹筒之内，亮宝剑与金祥交战，金祥的鸡爪双镰，这宗兵刃又厉害，捋住了人的兵刃，休想撒回去。小道童儿不是敌手，且战且走，向后倒退，金祥焉能善罢干休，越追越紧，出其不意，小道童一个败式，将宝剑交于左手，右手撒出藤子杆，此时金祥赶到，刚要进招，小道童向金祥一抖小旗，金祥就觉着眼睛发花，身躯一晃，由道童的小船上，纵上两个水手，未容金祥摔倒，将金祥擒上小船。银祥一看，气炸肺腑，父兄双双被擒，银祥纵至大战船上，鸡爪镰嗖嗖带起风来，恨不得镰镰入骨，片片透肉，是真急啦，镰到处俱是致命处，道童哪里是银祥的敌手，赶紧纵出圈外便跑，银祥随后便追，道童把剑交于左手时，银祥双镰几乎捋住道童的肩头，道童一闪身，一晃小旗子，银祥就立刻倒于船上，皆因为银祥距道童太近所致，闻那戾子烟太多啦。上来两名水手，将银祥也搀于小船之上。胜三爷心中纳闷，正在此时官船后面有人喊叫：“我弟兄愿往擒此贼道。”胜三爷回头一看，正是福祥、禄祥。聋哑仙师忙拦阻道：“胜三弟别叫他二人上船啦，非智取不可，刘家父子与曹家是表亲，别看被擒，他不能加害。依贫道的计划胜施主你去临敌，叫屠士远跟着送战的小船。你上战船打仗，假装怕他的小旗，上战船时先奔东南，等到交上手，你就向后退，叫他的小旗够不上部位。方才打倒了刘家爷儿三位，你也看见距离多远啦，最后银祥距离太近，立刻而倒。你退他必追；他要不追，你就拿刀逼他；他要跑，你别追他；他要进，你就退，够奔西方而退，贫道必有捉拿小道童之法。”胜三爷点头应允，只见聋哑仙师又在屠士远耳旁低言数语，如此如此。胜三爷与屠士远上了送战的小船，来到大船切近，将小船傍于大战船西北。胜三爷飘身上船，握鱼鳞紫金刀，够奔小童而来。小道童擎宝剑问道：“汝就是十三省总镖头胜

英吗？”胜三爷答道：“然也。”小道童亮剑就劈，胜三爷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，向后便退。小道童见胜三爷刀法不精，心中暗想：都说十三省总镖头胜英，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，原来是平常的武学，我掌中这口宝刀就能赢他，也叫二湖的英雄，看看我梅花仙子的武学。胜三爷愈退，小道童愈欺敌，宝剑的招数还是愈快，此时两湖的英雄以及镖行之人，还都纳了闷啦。有的心中暗想：胜老达官这口刀多咱这样软弱，莫真不是小道童的敌手。堪堪胜三爷躲到栏杆跟前，还向哪里躲。

不表众人心中胡思乱想。小道童愈向前欺，胜三爷愈退，工夫不大，直退到大战船的西北角。胜三爷改换招数，鱼鳞紫金刀一逼小道童，小道童可受不了啦，他才知道他这柄宝剑不是人家敌手，急忙就使他拿手的招儿啦。一伸手由背后撒藤子杆，此时胜三爷已离栏杆三四步远啦。小道童撒出藤子旗，还莫打开小旗呢，只见由水中冒上一人，手中拿着一个激筒，是竹子做的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激筒中打出一股子水来，正打在小道童的小旗之上。小道童知是中计，刚要退走，西北角上打来一物，正中在小道童的肘上，小道童向栏杆上一仰，栽于水中，原来水中是高恒。聋哑仙师见梅花仙子手中的小旗，乃是迷魂药所喂，遂暗将高恒叫到面前，用竹子作了一个水激筒，叫高恒由水中奔大战船，候梅花仙子一扬手之时，在船下用激筒对准了，向小旗上打水，原来此物就怕水火。梅花仙子的小旗，被高恒所破，屠士远一弹子将梅花仙子打于水中，梅花仙子由水中逃回韩秀船中去了。韩秀说道：“哪一位寨主临敌？”船后有人呐喊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某家愿会斗镖行之人。”遂行在送战的小船上，镖行之人一看，大众俱都一怔。只见此人头戴翠蓝鸭尾巾，黄白的脸面，身上穿绛紫短靠，肋下衬黄云缎色镖囊，背后一口大刀。貌像衣服，跟胜三爷仿佛。来到打仗的战船东，小船稳住，飘身形跨过栏杆，颌下银髯一飘说道：“胜老达官，请镖行能战的前来。”此时胜三爷自梅花仙子

落水，已回到了头号官船，来者正是莲花湖老十二寨寨主程颖。三侠剑中假胜英对刀，就是这段节目。聋哑仙师与胜三爷说道：“观此人像貌不俗，叫他们年轻的出去，看看他的武学，可得保险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何为保险？”聋哑仙师说道：“会金钟罩的去，就谓之保险。”聋哑仙师背后邱成；弼昆长老背后欧阳德，齐声说道：“愿往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你二人多加小心。”小船送战，二人站在船上，来到战船切近，邱成叫道：“欧阳德师弟，你与我观敌。”一拧身纵上战船，跃过栏杆。老程颖左手摆银髯说道：“镖行之人通名上来。”邱成说道：“姓邱名成。”程颖说道：“为何不叫有本领的前来？”邱成说道：“杀鸡焉用宰牛刀。”语毕，举起钢刀，奔老程颖而来。程颖亮金背朴刀，二人杀在一处，各施所能。胜三爷在大船头上看的明白，老程颖刀法精奇，邱成受过道爷的传授，镖行之中年青的，也算有名之人。二人战到三十余个回合，程颖转身形，一个败式，邱成随后一追，老程颖将刀压于左手，右手登出一只金镖，说了一声“打！”，邱成眼快，身法快，见金镖奔面门而来，急忙一闪身。您道程颖说打时，照着邱成面门一晃镖并没出手，邱成一闪身程颖一低手腕，奔大腿根打来。邱成底衣损伤，肉皮上落一个白点。胜三爷叫道：“邱成退下战船。”邱成脸上一红，败下战船，纵上小船。欧阳德一飘身纵上战船，骂道：“老贼！混帐王八羔子！欧阳德前来拿你！”程颖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欧阳德说道：“姓欧阳名德，刚告诉你你又忘了。”语毕，奔程颖便刹。程颖接架相还，两口刀上下翻飞。胜三爷暗想：莲花湖真有高人。二人战至二十余回合，程颖用刀奔欧得德哽嗓就扎，欧阳德用刀一蔽，程颖一抽刀，二人一错身，程颖反手一刀，正刹在欧阳德左肩头上。欧阳德短靠损伤，肉皮上一道白迹，欧阳德脚尖一按劲，施展八卦赶蝉童子功，纵出圈外嚷道：“吾也是不行。”纵上小船，败下了战船。程颖一飘银髯，颇有胜三爷一派身份，哈腰拾镖说道：“镖行能战的前来迎敌。”镖行老少英雄一怔，神镖

将胜三爷纵上小船，水手摇动花桨橹。胜三爷在小船之上，扶了扶鱼鳞紫金刀，抖了抖三只金镖，甩头一子。小船来到战船切近，胜三爷飘身跃过栏杆，一飘银髯说道：“足下是莲花湖哪一位寨主？”程颖说道：“吾乃十二老寨第二寨主是也。”

书中代言：莲花湖的老寨主，不论岁数长幼，论本领与资格，谁武学好，谁就排在前边，程颖的刀法镖法，在莲花湖可算数一的人物。程颖报了姓名。胜三爷套挽手，握鱼鳞紫金刀，程颖的大朴刀，乃赤金背打造的，耀眼锃光，胜三爷的鱼鳞紫金刀，蓝汪汪蓝鱼，紫微微鱼鳞。程颖擎刀向胜三爷便剁，胜三爷一闪身躯，并未还招；第二刀又奔胜三爷华盖穴而来，胜三爷闪身躯，向外一纵；第三刀拦腰斩，胜三爷靴尖点地纵出圈外。胜三爷抱拳说道：“我看老寨主年纪高迈，我让你三刀。”程颖喊道：“胜老达官，不用相让。你我不见胜负，决不能罢战，如其罢战，我不姓程。”第四刀胜三爷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，两口刀一招一式，犹如单摆浮栏一样。先前刀慢人也慢，后来只见两道银髯乱飘。莲花湖与黑水湖，以及镖行老少英雄，俱都赞不绝口。二老叟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胜三爷暗中思想：此老刀法纯熟，非用尽手招数，不能获胜。胜三爷遂更门改路，换了招数。一递刀时就在程颖肚脐上一滑，程颖闪身躯，用朴刀一蔽。胜三爷一抬胳膊裹手一刀就听“噗哧”一声响，一物落于船板，扫去程颖鸭尾巾，古铜色绢帕露出，蓬松发髻，白发苍苍。胜三爷说道：“老寨主你这大年纪，在下不肯加害，承让了吧。”程颖脸面发赤，叫道：“胜老者，在下久慕大名，因此习学刀镖，尽心竭力二十余年，刀法不及胜老达官多多矣。我在明公台前打一回麻烦，咱二位再过过镖如何？”胜三爷说道：“程寨主你拾起鸭尾巾，挽上发髻，但不知程寨主镖打多远？”程颖说道：“三丈之内要准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我在两丈之内站立，程寨主你要能用镖打上我，不论皮肉衣服，沾上就算。在下回归直隶郑州，典卖家产偿还镖银，莲花湖不打啦。”程颖在

东，胜三爷站于西，程颖说道：“胜老者，君子一言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在下说话，向来如白染皂，决不悔改。”程颖登出一只镖，交于左手，再登一只，说声：“打！”一抖手奔胜三爷胸际打来；胜三爷此时刀已入鞘，目不转睛，见金镖一道寒光而来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程颖之镖比三太等打的胜强百倍，笔管条直，惟有镖尖略摆。胜三爷向左闪身躯，右手一反腕子，抄住金镖；程颖就势左手镖奔胜三爷下身打来，胜三爷一伸左手，抄住第二只金镖；程颖一伸手登出第三只金镖，胜三爷此时将右手的镖交于左手，程颖第三只金镖奔胜三爷面门打来，胜三爷一反右腕，闪身躯抄住第三只金镖。莲花湖黑水湖及镖行之人，一看真是打的好接的妙。胜三爷此时左手两只金镖，右手一只金镖，胜三爷一掂程颖的镖，虽然不足一斤，也差不了多少。胜三爷叫道：“程老寨主，我要打不着你，从此隐姓埋名。有莲花湖一名喽卒在世，胜英永不出世。我打镖都有规矩，以及我的门下，都是如此，不暗算人。先告诉你，然后再打，镖的名叫‘迎门三不过’，程老寨主你留神上中下。”语至此，又说了一声“着”，镖已出手，程老寨主一看，暗暗打了一个唉声，还是胜英啊，我数十年苦功还是不如人家。只见此镖打来，不偏不倚，犹如一道线一般，直奔肚脐上打来，程颖是老行家，见镖来至切近，一闪身躯，镖落于船板。您道，这只镖落在船板上，可就不与平常打镖的一样，平着出手，立着钉在船板之上，这只镖打完之后，胜三爷把左手的镖交到右手一只，说了声“打”，镖奔程老寨主下身一抖，程颖向左一闪，纵出六七尺远，容程颖向外纵之时，脚尖刚要沾地还未沾地之际，胜三爷说了一声“打”。左手镖奔右井肩穴打来，程颖脚一沾地，再想躲闪可来不及了，正中右井肩穴之上。胜三爷镖向来留德行，打程颖也就在六成劲，无奈程颖的镖尖子太快啦！井肩穴虽然肉厚，斜插柳打进去一寸余深。胜三爷要较足了力，能打入骨内。程颖站立不稳，坐在船板之上。胜三爷紧行几步，伸手相搀说道：

“程老寨主恕胜某，久而久之眼目昏花，误伤贵体。”程颖羞惭惭站起身躯，伸手起镖，鲜血淋漓，遂说道：“胜老明公以德待人，我乃败兵之将，不足以言勇，愿甘败下风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承让承让。”程颖上小船，回归采莲船的船后敷药去了。

胜三爷刚要下战船之时，由黑水湖曹家的船南边，出来一只小船，此船越过众船，船头上站立二人，后边四个水手，船头之人高声喊道：“无量佛，莲花湖的韩寨主，黑水湖的曹寨主，多预备绳索。贫道我要将镖行的老少一网打尽，一鼓荡平。”镖行大众一看，小船上站立者原是一僧一道。僧人是陀头和尚，黑脸面，怀抱一对镔铁如意，头上月牙镔铁箍护顶；道人杨木道冠，金簪别顶，紫巍巍红茸茸的脸面，身穿青布短衣，白袜云鞋，老道怀抱这宗物件，老少英雄多有未见过的，三尺来长恰如胳膊，掌中是一个八卦，有碗口大小。胜三爷此时在大战船上，观看老道与和尚，不由得气愤愤的。聋哑仙师叫道：“胜施主回来。”胜三爷纵上小船，回归大官船。僧人纵上大战船。胜三爷问道：“道兄您是年纪高迈之人，必然认得这一僧一道。”诸葛山真说道：“这个僧人我认得，是‘赛达摩’董刳，乃少林寺当家的；那道人我依稀记得，我曾与此道者见过一面，上海县万佛寺，僧道同居。此道人大概姓曹，他许是曹士彪的叔伯弟兄，他使的这宗兵刃，名为八卦乾坤风火掌。此兵刃最恶不过，八卦是空的，他要一甩，内里有火，能燃烧敌人，金钢罗汉也怕火烧，大概你也听说过。孔二爷要在场，更知底细了。他们都是一门，此道名叫烈焰右真人，曹士鹏。叫年青的敌他两阵，先看看如何？”此时老道在战船上，口念“无量佛”叫道：“镖行之人，有不怕死的前来临敌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哪一位前去？会斗此道者。”大众闻听一怔，俱都未敢答话，闪出了气高性傲的神刀将李刚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李刚愿往，必生擒此道。”胜三爷说道：“四弟多加小心。”李刚答道：“谅也无妨。”李刚纵上小船。聋哑仙师叫道：“高恒、于蓝、张玉



龙，你三人附耳过来，如此如此。”又叫道：“李刚，若打仗之时，千万向西北，不要忘记。”李刚气愤愤上小船，来到战船切近，一拧腰纵上大战船。老道问道：“来者你是镖行何人？”李刚用手一指说道：“好一个不知进退的恶道，你不认识某家。吾们少居逢虎山饮血酒，天下英雄拾爱，吾弟兄为明清八义，姓李名刚，人称神刀将，你连李四爷都不认识了，李四爷刀下不丧无名之鬼，老道你报你的姓名。”老道口念无量佛：“原来是李刚啊，你们保镖的任意而为，既称侠剑客义士，何以毁坏佛门净地。少林寺老方丈，被你等所害，只闹的血染禅林，把黑水湖打的瓦解冰消，曹子山正大光明，是贫道我的族侄。你们损害了多少出家人，可叹那有学有识的妙手真人许道成。贫道这次出山，乃是有人所约，并不是无故多事。”神刀将李刚，性情刚暴，举刀便砍。道人以乾坤掌接架。李刚的刀并不碰乾坤掌，单刀上下翻飞，与道者动手。李刚暗中还是很信服诸葛山真之言，无论如何，老偏看西北走。战到二十余个回合，老道一按乾坤掌，胳膊肘上的崩簧，咔叭一声，用之一磕，由乾坤掌内冒出火光。这宗火是硫磺、焰硝、黄蜡、火药合制，打在人的身上，无有解救之法，泼水更着，用手一扒拉，连手一同烧。只见掌中之火，奔李刚面上烧来，李刚用手一扒拉，连手带肩衣服也燃着啦。诸葛山真在大船上喊道：“向西北去，跳水，水中有救应。”李刚恍然大悟，忙纵至西北，跃过栏杆，跳于水中。您道李刚这也是水火之灾，祸不单行，福不双至。在黑水湖被曹子山所败，平生的地趟刀，概不空发，竟会失了招数；这回不明不白，瞪着眼睛，被老道八卦乾坤掌所焚，胡须烧去了一少半，衣服也烧破了。李刚平生不会水，跳在水里，还喝了好几口水，可没烧甚重。幸亏诸葛山真有先见之明，把高恒、于蓝、张玉龙，预先打发下水，去大战船的西北角埋伏，此时将李刚救上大官船，要不然李刚这次就有性命之忧。李刚上了大官船，连淹带烧，气的嘴唇都青啦，直哆嗦，也说不出话来。

此时老道在大战船上，得意洋洋，喊道：“镖行之人，哪一个不怕死前来临敌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哪位前去擒此狂道？”大众默默无言，就见胜三爷背后一人呐喊：“小弟叶乘龙愿往，擒此恶道与李刚爷报仇雪恨。”语毕，纵上小船送战。两湖的英雄远远观看，叶乘龙背后背定宝刀，一身蓝布衣服，白袜青鞋；向面上观看，两道宝剑眉，一双阔目，鼻直口方，唇红齿白，大耳垂轮，中等的身材，头上戴六楞抽口青布壮帽，迎门上衬茨菰，年在二十余岁，精神充足，器宇轩昂，猛然一看，活赛一位刚出书房的大学生。小船来到大船切近，叶乘龙一声喊叫：“出家人不要逞强。”老道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叶承龙答道：“某家姓叶，双名伯沅，字乘龙。”说话宝剑一晃，直奔老道刹来。烈焰真人以乾坤掌，接架相迎。叶乘龙武学纯熟，又是艾道爷的传授。二人战到二三十个回合，老道用手一按乾坤掌的钢钉，照定叶乘龙一甩，八卦上的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火星火苗齐冒。乘龙方才见此物厉害，一反身，正打在背后，衣服当时燃着。所好者乘龙方才临敌之时，受了诸葛山真的指教，告诉乘龙别忘了偏着西北。乘龙两纵身，跳入水内。您道好武学之家，不是穿一件衣服，叶乘龙刚觉着肉皮发热，已然跳入水中，由水路败回大官船去了。老道在船上更是骄傲，口念：“无量佛，镖行有胆大不畏死的，会斗贫道。”胜三爷问道：“老少宾朋，哪位临敌？”镖行之人头一位，被老道战败的是李刚，第二位是叶乘龙，众英雄面面相观。胜三爷一看，无人答言，这才伸手问三只金镖，甩头一子，扶了扶背后的鱼鳞紫金刀，要亲自临敌。忽听正北有人呐喊：“胜三弟且慢动手，老朽来也。”只见一只小船，破浪而来。离打仗的战船，相隔两丈来远，老剑客性儿急，施展八步赶蝉童子功，丹田一用力一挫腰噗噜一声响，跃栏杆而过说道：“出家人不要逞能，老太爷把你掰坏了。”您道老剑客这一纵先压倒群雄。烈焰真人一看，此人相貌奇特，大脑袋如麦斗，短头发三寸来长，长头发起楼子，挽着椎儿，一